

「七十年代」文學作品選

璧華編選 · 七十年代雜誌社



1247.7
766

「七十年代」文學作品選

壁畫編選 · 七十年代雜誌社

• 版權所有 •

「七十年代」文學作品選

編選者：璧 華

出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灣仔聯發街15號地庫
電話：5-283206

承印：新華印刷股份公司
8 鰂魚涌華廈工業大廈四樓B座

1977年7月初版·定價港幣四元八角

「七十年代文學作品選」內容說明

「七十年代」月刊是一本綜合性的雜誌，多年來除以主要篇幅刊載分析性、資料性文章外，也曾刊過不少優秀的文藝作品。這些作品主題意識正確健康，藝術技巧純熟完美，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它們不只可以拿來欣賞，也宜於當作範文來學習。現在精選其中一部分編成本書，以饜讀者。選文的範圍是從一九七〇年創刊至一九七六年六月，一些已另出版有單行本的作品多未選入，而選入的又多以編選者個人的喜愛為標準。因此本書只是作為「七十年代」文學作品選」的第一集。

這本書選的一部分是專業作家的創作，大部分是業餘作者的作品，這些作品都是來自生活，^活中發着醉人的生活泥土的芬芳，再加上本選集題材的廣泛，體裁的多樣，你翻開它，一定會有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的感覺。

爲了幫助讀者更好地欣賞，並在文藝創作方面得到教益，在每篇作品之後，均有一小段本書編選者所撰之「選後記」，對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作一簡析，供讀者閱讀時的參考。

目 錄

一個在羅馬度假的小男孩	柯弗蘭	一
台灣，我生長的地方	葉凌三	八
波比的生日	向於回	一二
報攤前	余從哲	二〇
故事一則	于 諍	二四
非洲有間屋	曾尙平	二九
俄羅斯式人龍	戈 林	三二
祖國行長歌	葉嘉瑩	三八
囚徒之歌	路易絲·米歇爾	四八
綠島野百合	囚 者	五一
暑期工	戊 子	五五
長街短笛三首	舒巷城	五九
康奈爾的懷念	植知言	六三

五年·····	老讀者·····	六七
元宵雜談·····	石 花·····	七一
楓林與楓葉·····	顧湘仁·····	七六
想起一部影片·····	阿 呆·····	七九
阿嬌·····	陳 聃·····	八四
故鄉情·····	李 泊·····	一〇二
落葉·····	丁仕宏·····	一〇六
一個美國工人的手·····	胡斑比·····	一〇九
知更的晨雀·····	知 還·····	一一三
沿着蘇聯邊界——中國的土地從這裏開始·····	大衛·馬基舒·····	一一七
小八爺·····	天 育·····	一三一
莎莉·麥蓮未看到的中國·····	羅伯特·艾倫·奧瑟·····	一三六
一個不尋常的黃昏·····	黃明珍·····	一四六
我的「不是小資產階級」的妹妹·····	於梨華·····	一五一
練兵記·····	薛不全·····	一七〇

一個在羅馬度假的小男孩

柯弗蘭

他今年五歲，金髮藍眼。他攜着他的妹妹的手，呆望着羅馬的鬥獸場，驚歎道：「好大呀！看，奧德莉（他妹妹的名字），全都壞啦，要崩塌下來了！」

五歲的安德魯在羅馬度假期間，曾經多次驚訝地睜大眼睛發出感歎，這是因為他生長在社會主義中國，說中國話，連想法也是中國人的想法。

資本主義的意大利社會的物質財富並未困擾他，他會突然殺出這麼一句：「這輛公共汽車實在吵呀，不像我們中國的大型的紅色公共汽車。」或是說：「爸爸，這條地下鐵道怎麼那麼暗，北京的那一條可要好得多了。」

安德魯與資本主義社會作鬥爭主要是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範疇內。有一天，在公園裏，他把一根牛仔手槍置放在椅子上，跑去做其他的事。當他回轉來領取時，臉色忽然陰

沉下來。

「爸爸，有人拿了我的手槍。」他向我報告。

「被偷走了。」我向他解釋。

「但他們會將它檢回來的。」他滿有信心地說。

「怕不會吧！」我溫文地告訴他。

他的反應是：「爲什麼人們要拿走東西呢？」

「大概他們不知道毛主席，也不知道爲人民服務。」我嘗試地向他解釋。

「他們是壞人嗎？」

「不……」但應該怎樣向一個不明白什麼是「偷盜」的小孩子解釋「偷盜」的意思呢？

在地下鐵道的時候，又碰到了同樣的問題。安德魯發現到有些人在樓梯口和德米里車站的陰翳角落裏睡覺，他問道：「爲什麼他們不回家去睡覺呢？」

一天傍晚，我們來到一處有個能迴旋的木門邊，見到一些警察正用警棍刺戳和毆打在車站角落留宿的流浪漢，把他們硬硬驅趕出車站。這時，安德魯睜大了驚愕的眼睛，立即提出問題：

「爸爸，他們爲什麼打『人民』啊？」（他強調了「人民」二字，因爲在中國，人們

都把「人民」和「壞蛋」加以區別。）

在我花了好幾分鐘，以五歲孩子能理解的語言向他解釋這個現象之後，他作了這麼個結論：

「在中國的警察同志們是不打人民的，他們幫助人民。我想警察中間也有好警察和壞警察的差別。」

（是的，孩子。但是怎樣才能使你明白——在西方的社會，警察是為資本家服務，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呢？）

安德魯的話題從警察轉移到兵士。在中國，安德魯和「解放軍」結成了好朋友，解放軍和他交談，和他一塊兒玩耍；安德魯亦知道解放軍都很勤勞肯幹，為人民服務。同時，他還知道兵士也有壞的——例如在越南的「美國佬」，舊日的「日本兵」，以及今天竊踞在台灣的蔣介石「匪幫」。

當他看到兩個意大利兵士，雙手插在袋裏，悠閒地在羅馬的桑·西維斯特羅廣場蹣跚，他說：「他們一定是壞兵士，他們沒幹活。」

在一輛地下火車上，安德魯以中國的孩子特有的坦率友善態度，驀地跑到一位坐在對面的意大利兵士那兒去，撫摸着他的衣領說：「你怎麼有塊黑青的領章在這兒呢？紅色的

不是更好嗎？在中國，所有的『解放軍叔叔』都帶紅的。」

西方的吃和喝的習慣也惹起了安德魯的銳利眼睛的注意。「這間餐館不好（其實，這是羅馬最佳的餐館之一），它沒有『饅頭』，也沒有『米飯』……。」安德魯高聲地說着。我們用完膳之後，他從椅上跳下來，到各個桌子去仔細巡視。他走回來，神色莊嚴地說：「我把晚餐全吃完了，但那些人沒吃完，他們剩下好多食物在碟子裏，那是『浪費』的。」

一天傍晚，在吃晚餐的時候，他的外祖母同他開玩笑說：「你有你的奶油沙糖甜品，我有我的，我現在就要把我自己的份兒吃得精光！」

外祖母話語中強調的「我」和「我自己」的字眼，很顯然地促使安德魯迅速地吃完他的一份。然後，他望着外祖母的甜品，說道：「難道你不能『鬥私』一點兒，讓我也咬一口嗎？」

一條大路通羅馬，而在羅馬城，遊客們又都湧到巨大的聖彼得中央教堂去。有一天，安德魯也跟隨着父母親在那兒參觀。他看到了許多僧侶、主教、大主教之流在舉行着彌撒（祭奠儀式）。安德魯於是帶着妹妹穿進入羣，走到前面去。這時，僧侶和主教們在唱着悅耳的聖歌，因而，安德魯也不自覺地唱起中國歌來。立即有人叫他停止。但他隨着又吹

起口哨來，馬上又遭人禁止。

「哦，我明白了，他們正在『開會』哪！」他跑過來，小聲地對我說。我告訴他：這些人可不是「同志」啊。

「那……他們是『反動派』？」

「走吧！」當教士們開始唱起退場讚美歌時，我對他說。

此外，安德魯也似乎成了個「時髦問題」的專家。在談到婦女的化粧品，他說：「媽媽，我見到許多婦女有着青的、黃的、藍的、紫的眼睛，她們是撞傷了眼睛嗎？」

關於髮型，他說：「爸爸，那是個男人還是女人呀？」

「男的。」我說。

「但他的頭髮爲什麼像媽媽呢？」

在一輛公共汽車上，他見到一個站在他身旁的教士，說道：「你看，她的裙子碰到地上了，她還穿着男人的鞋子哪！」

那個教士用英語回答道：「我是教會的神父(Father)，我的孩子。」

安德魯深思片刻，然後輕聲地對我說：「我可不是他的孩子。」

關於衣着。安德魯在冷天看見一個穿短裙的少女，便對她說：「你不覺得冷嗎？我還

穿着棉襖呢！」

在我向他解釋了——一個叫化子衣裳襤褸，是因為他失了業——大約五分鐘之後，他見到一幅畫着一個裸體女人的電影廣告畫，便問道：「那個女人也是沒有工作做嗎？」

「哦……我看她是有工作的。」我答道。

「那麼，她是在準備去睡覺吧？」

「是的……」隨後我就帶他到一家玩具店。

在我們留在羅馬的最後日子的一天黎明，我和鄰居們都被兩個高唱「東方紅」的聲音吵醒。我嘆了口氣，踱步到東邊的陽台去。

一個金髮藍眼的小孩子，以手臂圍繞着他的金髮藍眼的妹妹，兩個人都赤着腳，身着睡衣，正向着初昇的太陽敬禮。我正想開口叱責他們，隨即又閉上了。要使這兩個朝氣蓬勃的中國孩子「在羅馬過着像其他羅馬人一樣的生活」，畢竟是一件頗為困難之事。

選後記

這是一篇輕鬆有趣而又含蓄雋永的文章，作者柯弗蘭(Robert Friend)是美國人，在北京「外文

編譯局」工作，在那裏，他和一位意大利籍的同事結婚。他們的兒女——五歲的安德魯和妹妹奧德莉都是在中國出生和成長。作者寫本文時，正和妻子、兒女在羅馬度假。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通過他的兒子對和中國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社會種種奇異的現象的天真有趣的反應，比較了兩種社會的天淵之別。在同類題材的散文中，這種寫法顯得新穎獨特，孩子不會掩飾自己的感情：安德魯「生長在中國，說中國話，連想法也是中國的。」他就是用這雙中國化了的眼睛來觀察西方世界的。從文中可以體會到孩子及其父母對中國的一往情深。

本文原刊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新西蘭的「人民之聲報」(People's Voice)。

台灣，我生長的地方

葉凌三

(一)

那時年紀還小，大熱天，我們放了學，穿過竹林，繞過人家，來到山腳下的冷泉，迫不及待的脫去衣服，跳入水中。我們學習潛泳，水中迷藏。遠處傳來親人焦灼的呼喚，我們躲了起來。同伴拿走了衣物，天黑，我們閃躲着回家。

稻草人肩上停歇着幾隻小鳥。一顆石子劃空，鳥兒羣散飛去。湖裏飄來一隻半沉的竹筏，我們躍上，却翻身水裏。水花濺向四處，化爲漣漪，消失在菱葉花香中。

我們赤脚在湖邊撫弄着水草。魚兒在水中歡躍，幾聲蛙叫。夏日和熱風吹曬在脫了皮的背上。我們的笑聲、語聲，播送在阡陌田間，繚繞在我們的耳際、身旁。願時間長駐。

(二)

那是迷惘的時代。我們摸索生命，探求真理。沐浴在信仰的大海裏，沒有海圖，不知方向。我們歌頌自由，傳播愛情。深夜，仰臥在多星的天底下，數着流星，探勘銀河。我們爭辯上帝，抒發理想。偏見、侮罵點綴着生活。我們尋覓，迷失。我們成長。

還不會捕捉到什麼。航船捲進了激流。我離開了家，來到遠方。一個爲生存需要鬥爭勇氣，對流浪要忍耐接受的地方。多少時間逝去，我只是徘徊，不再思想；也不再追尋，僅剩下形和影。

大地遠處傳來新生的氣息，我開始企望。

(三)

想一想，我爲什麼來到這裏；想一想，我生長依戀的地方，是否無恙；還有，你將走向何方。想一想過去，想一想現在……。

多少人的青春，多少人的成長，和我們全不一樣。億萬個生命，奔騰如海洋。爲什麼要有志移山，爲什麼要有填海事。雪山上有勁松，頂天立地；草原上有雄鷹，萬里飛翔。是什麼原因使我心田老去，是什麼原因使我怕見陽光。

在那需要怒吼的時代，我只有醉意和嘲弄；在那需要反抗的地方，我僅是恭順溫良。也許是層層迷霧籠罩，重重的枷鎖纏身。在屈辱中，以爲身處海闊天空；在蒙蔽中，認爲

有真知卓見。不曾探看大海的彼岸，也從未細思你的哀傷。

(四)

往事多少年，彈指瞬間。那鳳凰木花開紅似火，木棉花開我成長。天上白雲，似浪花飛去，迎風搖曳椰子樹下，我會倘佯。跨越高山，奔逐田間，是吶喊、彷徨？是奮發、激揚？而今，淚珠兒幾曾雙垂，不是憂傷，只是惆悵。

人間亦有天河。高處可以勝寒，夜空可以攬月，疑是虛幻可以成真，換我耳目一新。世上有斯土，我今邁步，是否可以從頭，直指東方，奔向太陽。

(五)

山在想人，水在盼人，那一年，我一定要回到你身旁。使山花開遍，菱葉飄香，讓你更換新裝。

選後記

這是台灣留美學生寫的一篇抒情小品文，由可以彼此可以獨立又互有聯繫的五則組成。寫作者在這迷惘的時代探求真理，從台灣探求到國外——從東方追求到西方，結果真理還是在東方，於是

作者從頭做起，「直指東方，奔向太陽」。並想將得來的光明，灑向自己生長的地方，使它「山花開遍，菱葉飄香，更換新裝」。

本文文筆優美，細緻。第一則寫兒童時嬉戲情景，富有生活氣息，充滿鄉土的氣息，以後幾則寫思想探索的歷程，能做到情景交融，使抽象的思想能以可觸摸的形式表現出來，給人留下具體的印象。